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黃煒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事緯卷十一

靈壁知縣馬驌撰

孔子用魯

昭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定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哀十一年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

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惑失志為昏失所為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魯之於孔子也惟定公一用之用又弗終嗚呼聖人之窮也計其終身展施之日惟是夾谷之一會耳曩者齊師壓境疆場煩騷一旦以玉帛相見於一堂實當孔子司寇攝相之會齊犁鉏之言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故告魯而求會然則此一會魯之顧實齊之志也夫齊之土地甲兵數倍於魯謀臣猛士數倍於

魯茲且變計而修好者非畏魯國益畏魯國之能用聖人焉乃齊人懷詐劔撥鼓譟孔子歷階而郤之優倡侏儒孔子歷階而誅之義正辭嚴發論侃侃非若曹沫手劔豎髮裂背徒事要盟而已也罷會歸田齊之君臣益心折焉文事武備之說猶後矣孔子為政化行俗美而章甫來誦政出令行而賈鬻無欺既而絀藏甲墮三都三桓乃滋懼矣夫三家秉政亟欲自樹彊魯弱齊知非孔子不為功而不虞其病已也齊

之君臣日謀去孔子而不得而魯人且將自去之女樂來饋彼婦興歌而孔子不果留矣前此為委吏宰中都小試於魯孔子不辭其甲由司空而司冦由司冦而攝相是時孔子年五十餘矣三年之内若將大行而復中沮於是適衞適曹適鄭適楚圍於匡伐樹於宋絶糧於陳蔡之交皆非孔子所得已也孔子所眷眷不忍去者惟是父母之邦已耳轍環數載興懐擇木魯人名之而卒不能用也孔子知天下之終不

我用也退而修詩書讀易象作春秋未幾而孔子卒矣是時哀公微弱三桓益彊用田賦而不禁討陳恒而不從乃煢煢一誄徒興慨於哲人已萎之後哀公之不振又昭定之不若也道大莫容固無足為聖人病獨惜魯有聖人而不能用反日聽命於齊楚吳越之大國周公其衰乎文武其衰乎

季孫肥構怨邾齊附邾事

定二年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

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

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七年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
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
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
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

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

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
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
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
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

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吴吴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

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

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

百為巳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胥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

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

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十七年 公會

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

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名曰固將名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哀公之世征伐盟會自三桓出爭城攘地為三桓有三桓所欲公不得而知也魯幾無君哉魯之弱也霸國是託於是晉定衰齊景亡矣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為重哀之五年叔還會吳于柤明年公親盟吳于鄫吳魯合矣鄫之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昔者定公薨邾子奔喪事魯惟恭無何而仲孫伐之繼而三子共伐之取漷東沂西之田然後盟于句繹乃猶無厭今

年成盟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間
伐邾之役或三卿並將或三子迭出取城圍伐大夫
既快其欲而入邾之役乃强公使親行獲則三家均
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魯執邾子吴人出師城
下之盟春秋所恥而三子不顧辱國已甚定公十年
齊魯始平會于夾谷盟于黄會于牽二國同好無相
害也景公卒于哀之五年叔還送葬再世結好悼公
初立取我讙闡左氏曰為季姬也公羊曰為邾子益

也或曰來取或曰往賂事雖未聞然姬為齊婦益為齊甥魯人虜其甥而通其婦齊其有辭乎既而釋邾子歸季姬齊雖歸田而兵端已啟矣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二國協謀伐齊邾郳與焉悼公之死經雖書卒而傳實稱弒齊人喪君端自魯人為之於是齊魯怨深齊師伐我公又會吳伐齊艾陵一戰國子喪元魯恃吳而益張齊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

何魯反會吳以伐齊也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即止非深有怒於魯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讙闡也因魯之難非深以救邾為事也邾益之奔怨魯怨齊旅人之瑣瑣也然吳人廢之齊人納之則魯得以間齊矣吳伐齊齊不敢報而伐魯魯則告於吳曰齊師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來戰艾陵之役魯直以齊委吳魯師可以不出矣魯自勝齊德吳益深於是會槖臯以謀尊吳既又會於黄池而吳之霸成焉

究其始惟是以三家之私怨邾齊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霸無異唐高祖之稱臣突厥石敬塘之父事契丹也吳既驕彊諸夏受困自是魯亦弗支而三桓歸利私家貽禍公室不惟無君又無日不驅其君為己役也孫越之患兆於此矣

齊簡之弑

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

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
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
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
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
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

春秋絶筆於獲麟先儒謂聖人所感而作因以為終然感麟固深不如懼亂賊之切安知孔子之絶筆又不為陳恒之弑其君也自景公之歿安孺子方立而弑悼公立則四年而卒簡公立則四年而弑未踰九年齊喪三君弑孺子者陳乞弑簡公者陳恒也悼公之弑傳不言為誰然陳氏執國非陳氏孰敢弑其君哉蓋景公雖稱顯君而實齊國釀亂之始五十餘年

之間陳氏日大矣晏子言禮可為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也身死而禍不旋踵孺子三君之弑其誰尤耶簡公之弑孔子三日齊而請討使請而得也經將大書曰齊陳恒弑其君壬公討齊戮陳恒亦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一大快事今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賊之故其不作也亦以亂賊之故哉

宋向魋大尹之亂

定十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哀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狥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

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雕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雕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

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
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
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
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
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衹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
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
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
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十七年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

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

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宋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公子地母弟辰仲佗石彄之奔奔而且入邑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公既卒而大尹又奔其奔其亂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者元公當國華向搆難取大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華向奔而宋易六卿以樂大心為右師

固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乃至是而奔亂交作問其
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也或為國大臣或為君介弟
公曾不能安之衆叛親離悉自嬖倖為禍始景公非
春秋之暗君哉宋自魚石出奔羣臣尤而效之動輙
以奔為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讎也挾讎
宋者以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出奔宋竟莫可如何
大國亦無起而問之如彭城之圍者時無晉悼以為
盟主也宋事晉唯堅自晉眧兩執宋使晉不撫宋宋

亦不復事晉既外無大國之助內有寵臣之偪且以平元之亂故興戎鄰國銳盡於入晉師覆於侵鄭皇瑗向巢黷戰以自焚也桓魋寵極為亂倖而獲定公猶不悛復信讒慝殺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老成懼罪大尹復嬖是去一桓魋又進一桓魋也身死而沃宮難作景公之蔽其猶平公之於伊戾元公之於寺人柳乎然平猶能烹戾而元則安之景公之既寵向魋復寵大尹也且直以政授之而沒齒不悟

矣公之享國久于平而亟戰同于殤宋國之日衰也

謚法曰廣意大慮為景安在其景之為景也哉

衛莊出父子爭國

定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

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

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

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

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

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

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禄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

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悝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

輿騢從已刼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
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
乃還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
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
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已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為吕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

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

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寗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

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衛靈之無道也宫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復見於今日也禮義消亡至此極矣大子蒯聵恥婁豬之歌發憤除淫敗而出走得罪於君夫人甚於得罪於君也昔驪姬之譛方假毒胙以起禍矧茲躬欲行誅乎蒯聵之孝不逮申生靈公之暗過於晉獻輕

動寡謀適自敗也靈公蒯欲傳位於庶子郢郢不受而立大子之子輒為出公者暫守宗祧旋迎父而致之國可矣乃貪位犯逆拒父稱兵衛國之患自此起焉穀梁傳曰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絺帷而見孔子聽璘車而識蘧瑗度其才智必有能過人者故婦行雖薄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且輔之蒯聵之出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嚴君之命歷

年不返國人忘之久矣輒假王父之命衆共與助仲尼之徒且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聵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輒又入蒯聵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羣臣逐之矣蒯聵之殺於己氏輒之卒於越也父子相驅不獲考死孰非靈公之貽謀不臧乎靈公之世公孫戍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彄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而瞞成褚

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君廢置莫定其臣奔走彿逞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有寧也孔子之急欲正名豈無謂與

楚白公勝之亂

哀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

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

遂刧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
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
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黄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葉公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亂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而繫國中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圉公陽負王以出高府箴尹固反正而從葉公幾幾乎君弒國亡而後李寧殆天之祚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嗚呼異哉

楚惠滅陳

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

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年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

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

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

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
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
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
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已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
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

為令尹（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昔者楚靈王滅陳蔡以為縣平王即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為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見經惟雞父之

戰陳大夫從楚而見獲時陳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惠卒懷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陳方在喪羈縻以從事而已亦未必真能懟楚及吳入郢來召懷公逢滑曰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豈畏禍歟抑昵楚歟自是以後陳吳結怨閔公在位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敬從之夫夷德無厭吳楚一也楚靈炰烋陳社幾墟棄疾懲惡假興滅以為名耳怨深於德其亦何足懷恩乃蔡能控吳以報舊辱陳反比楚而虐同仇蒙羞忘讎可

恥孰甚焉楚惠既立陳乃即吳問陳何以叛楚則夫差彊間歲伐陳昭王卒而不能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既又使大臣伐之吳札來救不戰而還夫陳既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即吳夫豈得已哉為陳者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即吳則楚伐攝乎兩大之間弗能自彊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越方爭楚氛日惡吳救不至陳國之大夫非奔則殺

莫與為守至哀十七年而楚竟滅陳矣初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今又五十二年果天道耶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猶不亡及乎閔公陳無可望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陳之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絶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安在非天道也

越句踐滅吳

昭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五年　越入吳吳在楚也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

李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
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
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
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九年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

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

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

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説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三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吴吴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吴晉爭先吴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吴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

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

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寛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黄池之

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

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吳越之事吾讀左氏内外傳吳越春秋越絶諸書詳哉其言之也夫吳越同分世為仇讎吳不有越越將

有吳此亦勢之必然者也二國兵端始於魯昭之三十二年越首受兵釁自吳起既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虚以造其國都越獲報矣檇李之役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卒夫差嗣位卧薪嘗膽奮志圖報戰于夫椒吳遂入越子復父讎抑何壯也夫吳楚交惡累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楚越為黨以撓吳也夫差積慮而後入越會稽保師國存一綫若滅越而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

齊晉寧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輒許行成伍員諫而不聽釋之歸國於是觀兵上國老師陳齊越人生聚教訓朝夕欲襲其後而夫差不之知也至魯哀十三年而越入吳二十二年而滅吳越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役中國問孰成之曰夫差賜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驕吳而甦之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吳先晉歃中國之胥而為吳不知吳國之胥而為越也入郢之役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黃池之會

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惟哀元年吳之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善闔廬之攘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係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果忘越乎越人一舉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雖白世讎權謀殊勝戰國策士之風實權輿於此惟是哀公無能崇吳以會而勤吳以兵俾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之為也故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

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哀公孫越

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

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

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哀公弗能自彊而託國蠻夷望其除患也異哉自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於越而俯首奉之者魯人實首事焉叔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

欲借兵以弭内患不知城狐社鼠所憑者重固未可猝除也且以昭公之不能行於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至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小侯服於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為哉讀春秋之終篇為齊痛田氏為晉痛三卿為魯痛三桓乃至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自戕其本根未見其克昌厥世也然而周公其遂衰矣

晉知氏之亡

哀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㔻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

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賔言也彼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

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轂七里轂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

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

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為皂隸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以來知趙魏韓共逐范荀尚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

而晉三卿矣郤氏之偪也欒氏之汰也范氏荀氏之貪也皆以聚怨而亡知氏兼之保無患乎自范荀既滅晉之兵柄半歸知氏伐齊伐鄭所向稱雄若能和輯諸卿家可無害即晉國亦未必不可永也史稱知伯請地於韓魏各致萬家之邑請地於趙弗與知伯於是結韓魏以伐趙韓魏懼難之終及也為是反與趙合而共滅知伯故左氏謂之貪而愎知伯之所由喪也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

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

左傳事緯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黄煒

左傳事緯卷十二

靈壁知縣馬驌撰

王朝交魯

平王

隱元年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正月壬戌

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桓王

七年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桓四年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　仍叔之子弱也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莊王

莊三年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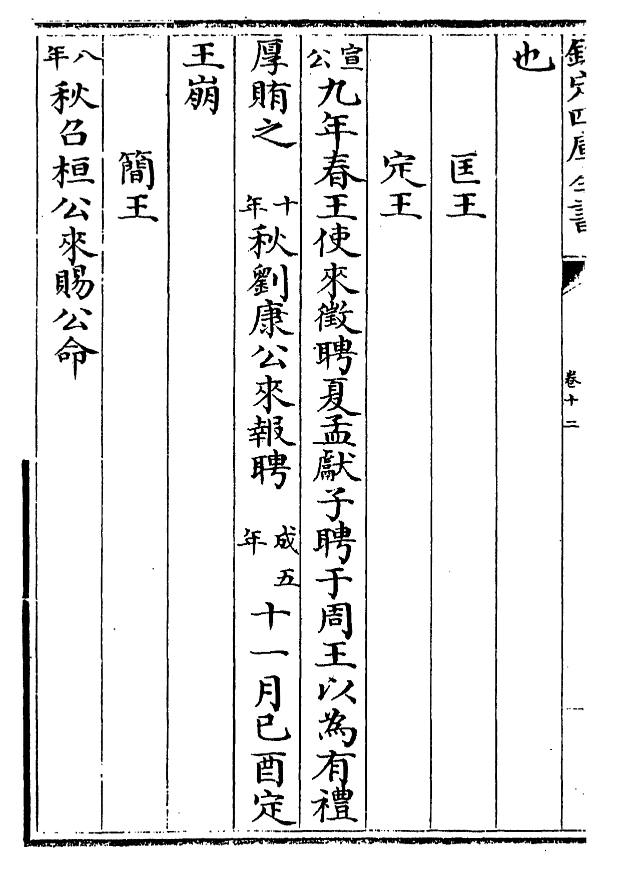
惠王

襄王

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元年王使毛伯衞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頃王

九年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



也

匡王

定王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

厚賄之（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成五年）十一月己酉定

王崩

簡王

（八年）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靈王

襄二十八年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景王

敬王

哀十九年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之來聘有七錫命有三歸脤有一賵葬有四來求有三魯君臣之朝聘于周有八

會葬于周有四嘗綜其事而論之其得失大畧可見也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其四十九年為魯隱之元年於是為春秋所託始而宰咺以歸賵失禮而稱名祭伯以王臣私交而不稱命東遷之首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下此尚可望乎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於魯求車求賻瀆而不恥而入朝之使無聞焉桓公之不臣也甚且凡伯御命以來境外之患魯不為備衛不出救委天子之

臣於草莽諸侯寧知有天王哉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人僅一往會逮及僖王惠王三十年間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於是絶而不書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魯無一介之使奔走京師春秋綱紀久弛上替下陵君不君而臣不臣壞法亂紀天下久不知其非又何獨責魯哉襄王春秋之賢王也僖公春秋之賢君也僖之事襄也從齊桓於首止以定位從晉文於踐土以復王兩朝王所恪守臣禮襄之於僖也生

則周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賵葬其親上下有禮為春秋所希見意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抑王之於魯又何周詳無欠也頃王之立女栗有會是後十有八年歷匡王定王周魯使絶至宣公九年仲孫來朝王使季子往聘蓋王使下徹獻子始至未嘗為宣公志也公在位數年屢朝齊而不朝王奔齊喪而不奔王喪遣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専事大國豈知京師哉且身為篡逆九伐未

加而王聘下荅無王之悲至此極也魯成即位朝貢不修簡王忽來錫命春秋譏之越三年而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餘年僅有叔豹一至何寥寥也景王之崩叔鞅雖來會葬其後敬王即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存問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其君又焉知有天子耶然自名伯錫命以及石尚歸脤之歲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惰矣古者諸侯有朝王有廵守歲時交聘吉凶告赴

所以存紀綱篤親親也魯諸公之朝齊晉楚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列國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吾讀隱桓之春秋悲王命之日瀆讀襄昭之春秋哀王命之日惰瀆與惰皆自上始未可盡責之天下也周之衰也何日之有

小國交魯

曹 附子臧之節

桓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

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十年

春曹桓公卒　文十一年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成七年　夏曹宣公來朝　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

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

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

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

反而致其邑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襄二十一年 冬曹武

公來朝始見也

滕

薛

隱公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

經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

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文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襄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三年）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三十一年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杞

桓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莊公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

非君命不越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僖二十三年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文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成四年 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小邾初名郳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昭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

其貳又畀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鄫

僖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郕

文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郯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

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介

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

之朔未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年

僖年五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穀

鄧

桓公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淳于 即州

桓五年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戎

隱公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桓二年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

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白狄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春秋之世朝魯者十有五國曹邾滕薛杞小邾紀郜郯郜葛牟蕭穀鄧也州介白狄或來而不復或禮不能備故皆稱來焉滕初稱侯自桓二年書子薛初稱侯自莊三十年稱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王所黜也

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二邾微國入春秋初尚無爵命故儀父稱字犂來稱名其後皆書為子葢以王命進也二國附庸可以王命進則滕薛侯爵亦可以王命降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又稱子文十年復稱伯至襄二十九年又稱子倐升倐降又誰命之也諸國曹邾滕杞小邾朝魯為多杞七朝而止于成曹五朝而止于

襄小邾五朝而止于昭邾七朝而止于定滕五朝而訖于哀列國之述職于天子者春秋闕如而自相朝見皆非禮也穀鄧辟陋葛牟旅見羣然而走于桓杞伯姬之子鄫季姬之夫羣然而走于僖曹伯五年而再朝于文小邾子十五年而再朝于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隣邾子仇讎或謟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終始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國何可長也總之東遷而後周禮不講久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視曹滕

諸國之朝于魯猶魯之朝于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而猶棲棲兩觀之間葢式微甚矣小國欲託重于魯故亟于朝魯既而小邾子被執于宋不聞魯人救之是魯之不能庇小國也然僖公保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鄫而鄫亡魯之不振也舊矣又何責乎定哀哉

魯滅小國

僖十七年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宣九年　秋取根牟言易也

成六年　取鄟言易也

襄十三年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易則言取用大師則言滅春秋書法也魯之至項必

越宋陳之境非大師不能克僖公淮會未歸別遣師徒以滅之是時行父方幼三桓未專未必非公志也霸主之討又何辭焉根牟鄟邿皆國小近魯乘其危亂而俘之猶掇之爾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也而包藏禍心以圖之可乎然魯之於人國也取其易者而已矣

王臣喪亡

周公閱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召戴公　毛伯衛

宣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十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

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周公楚

成十一年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成肅公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

王叔陳生

襄五年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

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單獻公

昭七年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單成公

昭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

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原伯絞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悼公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

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没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鞏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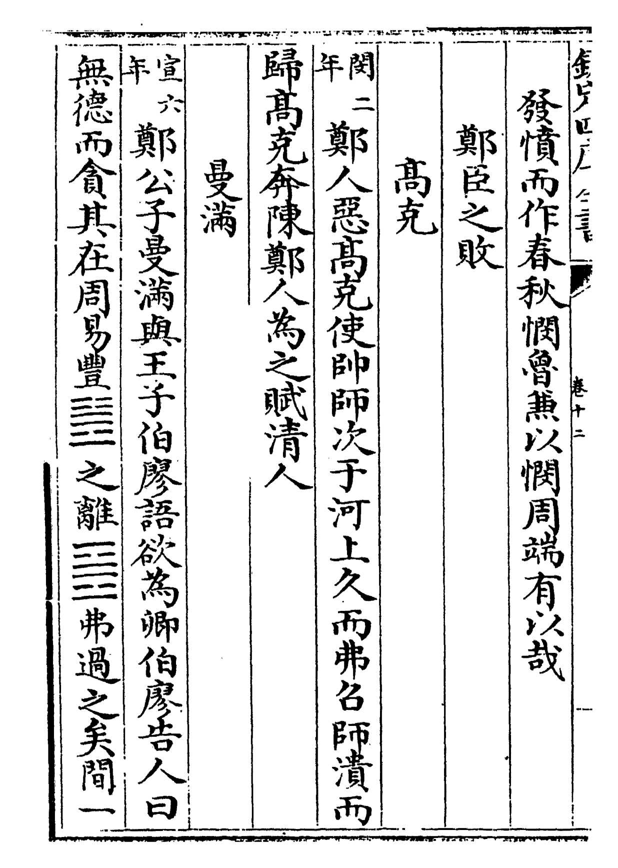
定元年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子之羣子弟賊簡公

在昔厲王之亂周召分治號曰共和或曰共伯和攝君位也葢其時王雖昏虐大臣猶能和輯以安定國家是以宣王中興則有若甫侯若樊仲詩人美焉降

而東遷王室益衰而天子愼選三公嘗兼冡宰猶遵
先王之舊故出使會盟必繫之宰重其任也王臣私
交始於祭伯之來諸侯用王師始於單伯之伐宋春
秋猶謹而書之以記世道之變鄭虢代政廢置在王
樊皮之叛旋就夷滅時周室猶有政焉未有如匡定
簡靈以後爭訟煩興私劍相尋左史所載胡若是其
紛紛也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名氏毛氏周之世臣也
自王孫蘇亂之一朝而尸兩卿春秋著以兩下相殺

之文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則殺二臣者明乎在下不在上也於是單獻甘悼鞏簡皆相繼弗獲考死矣自伯與亂之而大臣不安其位爭政以奔忿而不反春秋惡其自絶書曰出奔然而周公不繫之宰權號去矣政在多門三公無權嗣是尹子劉子單子之會伐諸侯猶之晉諸卿魯三桓也於是王叔原伯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殺弟佞夫問何以殺則儋括欲立之佞夫弗知也佞夫之罪不彰而王之

翦之也急王則忍矣子瑕之奔哀佞夫之無罪亦猶
元咺之於衛叔武耳王之暮年儲位不决用生子朝
之亂日見兄弟之戕夷大臣之分爭也終乎春秋之
世亂未遏已周室寧可為哉然則周之衰也不在諸
侯之不睦而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
骨肉之不協然總由天子之無政也春秋十有二王
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
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而王子之為亂者六此聖人



發憤而作春秋憫魯兼以憫周端有以哉

鄭臣之敗

高克

閔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曼滿

宣六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

歲鄭人殺之

石制

十二年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駟秦

哀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

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清人之篇刺文公退臣不以道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君鄭君惡之於是衞方患狄用次師河上以禦之而顧使所惡者任其事久而弗召師潰將亡故詩咏翱翔春秋書弃師蓋交譏焉曼滿之貪也石制之怙亂也駟秦之侈也小國之臣不能恪愼乃職而咸就滅亡觀四臣之敗亦可為具位者戒云

郊祀

桓五年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十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五年 秋大雩旱也 七年 夏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二十
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昭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六年秋九
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
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
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禮也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郊禘者天子之祀魯何以有郊天子之所命也魯何以有禘天子之所命也皆為周公也故郊禘為魯國常祀雩旱祭也諸侯雩山川而天子得雩上帝曰大雩魯得郊天故大雩為魯國常祀望者郊之細也嘗烝者宗廟之祭諸侯得以用之然則郊望禘雩嘗烝凡皆魯之常祀也常祀不書其書之者皆譏也啓蟄為建寅之月在周為三月而春秋之書郊者咸不在

三月皆失時也龍見為建巳之月在周為六月而春秋之書大雩者咸不在六月皆失時也始殺為建酉之月在周為十月而桓以八月是失時也閉蟄為建亥之月在周為十二月而桓以正月及五月皆失時也郊有九而龜違者四牛傷者四望有三而皆在不郊之餘烝有二而歲兩用之雩二十有一而時或兩用月或再舉此又失中之失所亟書以示譏者矣曰禘曰吉禘曰大事曰有事皆禘也而或以速書或以

致夫人書或以齊僖公書或以大夫卒書皆譏矣春秋據事以立文左氏互考以見義郊之僭不譏而譏其過禘之僭不譏而譏其失災餘而嘗猶為過中之得去樂卒禘猶為僭中之禮其義微哉

朔閏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天子頒歷諸侯奉而行之月必告朔分至啓閉必登臺以望焉入春秋來魯之諸公不能常修其事而僖公值朔至同日兩政並舉尊王制重民事也左氏嘉

之文公以降視朔之政浸廢故閏月不告經特書以示譏暮年寢疾其禮益弛故先儒所稱文公魯之惰君也然先王之歷法漸以不明周室所頒率多誣謬若文元年之閏三月若襄二十七年之再失閏若哀十二年之十二月螽皆司歷之失識者之所譏也上慢下怠益由來者漸矣

蒐狩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

馬也

昭八年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獵所以教武習戰也故振旅而蒐茇舍而苗治兵而獮大閱而狩三驅從禽乾豆充庖之需蓋國有常時有常地違者必書以示戒焉若郎禚及紅比蒲昌間皆非國内之地也夏秋而蒐秋而大閱皆非時也正月之狩不違夏時故傳曰禮然而猶書者郎非地矣春秋之蒐狩多矣何以不盡書春秋之苗獮蓋亦有矣何以絶不書其書皆譏也不

書無譏也國內之獵地有常常則不書故西狩以獲麟書而不書大野此其義云

城築

隱元年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七年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九年 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十六年 冬城向書時也 莊二十八年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宣八年城平陽書時也成九年城中城書時也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襄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昭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

定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土功必誌重民力也曰城曰築曰作其事不同而用民力則一也城二十有三而違時者十二築邑築囿築館築臺者八而違時者六新作三而違時者二春秋之事其不勦民者鮮矣役而失時書之而非自見即役而不失時然而民力殫矣三時勤不獲一時之逸是皆不可以已乎

災異

隱元年有蜚不為災亦不書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桓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十八年秋

有蜮為災也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

焉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宣十五年 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五年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

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

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

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禜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哀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宫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若形聲影響有感必隨是以先王慎之在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又曰日月鞠凶

不用其行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凡皆乖戾之所致也詩人憫之而發為咏歌聖人録之以垂戒後世俾見災知警修德弭禍焉春秋之世天子衰微故諸侯僭亂權臣專恣於是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年僅二而災異一百二十有二在天則為薄蝕隕孛在地則為震動崩陁在物則為麋蜮鴝鵒李梅草菽違寒暑之節雨雪震電乖時令之宜瀕年不雨四國同災水旱相仍而螽蝝蜚螟竝

起當是時爭鬬相尋誅伐加焉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四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或人事先見而變異輒應或妖孽先兆而禍亂隨之國君湣然不悟災異之文空載史策仲尼所由憂患而作春秋以哀生民示後世也夫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盖修政可以禦災修德可以消禍故有熒惑退舍蝗不為災者皆恪慎之所孚爾春秋之君昏庸恣肆罔知

悔禍天心怒而不懼人事違而不儆日驅其民於兵戎力役之下而不恤也究也禍變屢見而國家亦危小則民離臣叛大則身弑國亡可哀矣夫

左傳事緯卷十二